

第九十一章 寡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漫天的大雨還在敲打著皇城裏的建築，宮殿裏的人心。廣信宮裏一片安靜，或許是安靜...至少裏麵那對兄妹惡毒的言語在雨聲雷聲的遮掩下，沒有一絲透到宮外。

即便如此，廣信宮外依然一個人都沒有，連洪老太監都不在這裏，所有的人都遠遠地保持著距離，隻要與廣信宮保持距離，就是與死亡保持距離。

姚太監這時候還在東宮外，但他的心思卻早已投向了廣信宮，他的手腳冰涼，內心陰寒，不知道宮裏正在發生什麼，雖然他知道自己不應該去想那個場景，可是卻依然忍不住。

他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，小心翼翼地注視著東宮裏的動靜，陛下既然把這座宮殿讓自己看管，那自己就一定不能讓裏麵的皇後娘娘和太子殿下鬧出什麼動靜來。

相對於廣信宮，東宮這邊的情勢似乎要平靜許多，姚太監雖然緊張，但並不害怕，東宮上上下下的所有奴才全部都被砍了腦袋，裏麵隻剩下那對孤兒寡母，諒他們無論如何也鬧不出什麼動靜來。

然而，他被雨水沁的有些濕的眼眸，卻突然間幹燥起來，燃燒起來？

...

好大的火！

雄雄的火焰從東宮那些美侖美奐的殿宇間升騰而起，化作無數火紅的精靈，向著這灑播著雨水的天空伸去，無比的熾熱伴隨著火焰迅即傳遍了四周。

姚太監的眼瞳猛地一縮，然而眼瞳裏的那抹紅卻沒有絲毫淡化東宮起火！在這個當口兒，除了宮裏那對尊貴的母子自己點火，沒有誰能夠辦到。可是...難道這對母子想**？

而且此時雨下地這般大，這火是怎麼燃起來的？為什麼漫天的雨水都無法將這火勢澆熄？

姚太監知道此時不是去追究火是如何點起來的，而是馬上要下決斷，是救火還是如何。

任由皇後與太子母子**而死？姚太監沒有花多長時間思考，他知道，縱使陛下再如何憤怒，可是如果在自己的看管下，皇後與太子就這般沒有承受天子之怒便死去，天子之怒便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。

片刻之後，姚太監的嗓子像是被火燎過一般。嘶啞卻又尖銳地高聲叫了起來：“走水啦！”

...

皇宮裏不知道有多少貯水的大銅缸，不知道有多少太監宮女。當東宮火起的時候，早就已經有人反應了過來。紛紛向這邊趕，開始拚命地救火。姚太監緊張而小心地沒有參加，而是站在外圍黑著張臉注視著忙碌的人群，極度小心，不讓任何人搶先與那燃燒地宮殿裏的母子二人接觸。

這火有些奇怪，似乎不像是宮殿自己燃起來，而是有誰用了些極易燃燒地材料油脂。所以火勢極猛。連雨水也燒不熄，然而當這些材料燃盡之後。火苗也就沒有後繼之力，熄滅的也是極快。

便有忠心地太監奴才撞破了被燒的黑糊糊的宮門，想闖進去救裏麵的主子。

然而那個小太監一旦撞破宮門。卻發現自己眼前一黑，不知怎的便被一根木柱砸中了頭部，昏了過去。

姚太監冷漠地當先而入，身後那些侍衛與太監再次將東宮圍了起來，將那些麵麵相覷的救火人群隔在了宮殿外麵。

東宮裏已經被燒的一片淒涼，而在殿前地兩泊石板上，皇後娘娘正被太子殿下抱在懷中，身上除了些許被火燎過

地痕跡，便隻是雨水打濕後的狼狽。

姚太監微微躬身一禮：“火熄了。”

意思很簡單，既然火熄了，二位主子就還是暫時委屈在這宮裏呆會兒。

手掌被燙起一串水泡地太子盯著姚太監的眼睛，臉上閃過一絲戾狠神情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除非你現在就殺了本宮，不然整座皇城都知道了東宮失火的消息，你們以為還能瞞多久？”

然後太子提高聲音，平和說道：“本宮無事，隻是母後被煙薰暈了過去。”聲音很輕鬆地傳到了東宮外，落在了那些前來救火地人們耳中，讓這些人心頭一鬆，隻要皇後太子無事，自己這些人也就不用倒黴。

然而這聲音落在包圍東宮的太監侍衛耳中，卻又代表著另一種意思。

...

姚太監身子一震，緩緩抬起頭來，看著麵前這個平素裏十分普通的太子爺，微微皺眉，這才知道，這位太子爺畢竟是陛下的親兒子，大禍臨頭時，這種決斷，這種**逼駕的手段，用的竟是這樣漂亮。

皇帝要處理家事，要保持自己的顏麵，所以選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這些時辰，天公湊趣，降了一場雷雨助興，今日的皇宮，已然死了上百名奴才，為的便是掩住眾人滔滔之口。

然而此時東宮失火，眾人皆知太子皇後安好，這件事情再也無法悄無聲息，所謂家事，漸要轉作國事。

姚太監看著麵色平靜的太子殿下，忽而心頭一震，發現這位平素裏有些窩囊的太子爺，一朝遇事，無論是眉眼還是神情裏，竟是像極了陛下

慶國真正權力最大的那個女人，那個老女人，其實早在半個時辰前就醒了。老人家需要睡眠的時間極少，但太後娘娘依然習慣性地躺在含光殿的綿軟大榻上，閉著眼睛養神。

今天不知道為什麼，自己醒了已經這般久，天卻還是這麼黑，讓人沒有起身去園裏走走的興趣。

尤其是後來的那陣風雨雷聲，讓太後老人家的眉頭皺了起眼，眼睛閉的更緊了些。她不怕打雷，但厭惡雷聲，總覺得是不是老天爺對於老李家有什麼意見，才要通過這種方式來告訴自己。

風雷之後。遠處隱隱傳來一陣喧嘩之聲，隻是這陣聲音很快便消失了，蒙蒙黑的宮殿裏又恢復了平靜。

太後卻不想再躺了，在嬪嬪與宮女的服侍下，緩緩從**起來，顫顫巍巍穿好了衣裳，在額上細細熨貼地係了根青帶，被扶著坐到了椅上。

宮女們悄無聲息地端著金盆前來侍候老人家漱洗，盆中地溫水冒著熱氣。

太後盯著盆中的熱霧發怔。

片刻之後，她歎了口氣。揮揮手，說道：“剛才在哪兒在鬧呢？”

宮女們和嬪嬪們麵麵相覷。她們雖然也聽見了，隱約應該是東宮那麵。但是此時尚是凌晨，誰也沒有出殿，都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，即便有的人猜到是東宮出事，可是也沒有誰敢當著太後的麵說出自己的猜測。

便在此時，那名端著銅盆的宮女張了張嘴，似乎想說什麼。

而一名老態龍鍾的太監卻緩緩從殿外走了進來。

整個皇宮。除了皇帝陛下外。便隻有這位老太監可以不經通傳，直接進入太後寢宮。而太後身旁圍著的那些宮女嬪嬪們看見那名老太監進來。愈發地沉默，隻有那名端著銅盆的宮女臉上閃過一絲絕望，一絲掙紮。

洪老太監緩緩走到太後身邊說道：“東宮前些天抓了幾個手腳不幹淨的奴才。結果沒殺幹淨，又鬧了一鬧，老奴讓小姚子去了，隻是小事情。”

太後微微皺眉，喔了一聲，眼光卻瞥著那位端著銅盆地宮女。

洪老太監也用他渾濁不清的眼神，看了那位宮女一眼。

那名宮女地身子顫抖了一下，緩緩低下了頭。

...

然而她馬上抬起頭來，用極快速的語速說道：“東宮...”

說了兩個字，便停頓在了那裏，她驚恐萬分地盯著對麵。

太後用她那蒼老而顫抖地手，死死地握住了洪老太監的手腕，因為她知道，隻要洪老太監願意，這條老狗有無數的法子，可以讓那名宮女說不出一個字來。

“走水。”端著盆的宮女抖著聲音說道：“好大的火，皇後和太子娘娘還在裏麵。”

洪老太監緩緩搖了搖頭，將手縮回了袖子中。

太後緊緊盯著那名宮女，說道：“陛下呢？”

“陛下在廣信宮。”

那名宮女咬著嘴唇，替她的主子傳出了最後一句話，也是她在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句話，左手掏出袖中的釵，將釵尖刺入了自己地喉嚨中，鮮血汨汨而出。

她手中地水盆摔落在地，砰的一聲脆響，她地身體也摔落在地，一聲悶響。

含光殿內死一般的寂靜，所有的宮女嬪嬪都被這一幕驚呆了，誰都說不出話來。

“死不足惜地東西！”太後站了起來，看都沒有看地上的宮女屍體一眼，說道：“去廣信宮。”

廣信宮外的雨漸漸小了起來，而長公主的呼吸也漸漸小了起來，她臉上的紅已經由緋轉成一種接近死亡的深紅，那雙大而誘人的眼眸漸漸突起，極為詭異。她的身體懸於美麗的宮牆上，她的生命全部懸於扼在她美麗潔白頸項間的那隻大手中。

死亡或許馬上到來，然而這女子，這位慶國二十年來最怪異的女子終究是瘋的，所以在她的眼中根本看不到一絲對於死亡的恐懼，有的隻是一抹淡淡地嘲弄與譏諷。

嘲開與譏諷的對象，自然是她麵前的天下第一，她的兄長，慶國的皇帝陛下。

或許是這一抹嘲弄的原因，慶國皇帝的手掌略微鬆了鬆，給了李雲睿一絲喘息的機會。李雲睿大口地呼吸著，忽然間舉起拳頭，拚命地捶打著皇帝堅實的身軀，因為呼吸太急，甚至連她的鼻涕和口水都流了出來，淌在她那張依然美麗卻有些變形的臉頰上。

死亡或許不可怕，但是沒有人在將要死的時候，忽然抓到了生的機會，還不會亂了心誌。

皇帝冷漠而譏諷地看著她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原來，瘋子終究還是怕死的。”

長公主啞了皇帝一臉的唾沫，嘶啞著聲音，瘋狂地笑了起來。

皇帝緩緩拭去臉上的唾沫，麵色不變，又舉手緩緩擦去長公主臉上的東西，緩緩說道：“你我兄妹二人，這幾年似乎很少說些知心話了，多給你一些時間何妨？”

“不用時間了。”長公主艱難地吃吃笑道：“我隻是在想，你如果今天殺死我，接下來是不是就要殺陳萍萍了...很奇妙的是，清宮這種大事，你居然一個虎衛都沒有帶...你在防著誰？防範建？”

以慶國朝廷的局勢，一旦平衡完全被打破，身為帝王，自然要樹立全新的平衡，而原來老的一代，自然要成為祭品。

“很好...看來範建死了，範閑也要死了...有這麼多人陪我一起走，我又在乎什麼？”

長公主忽然又啞了皇帝一臉，嘶著聲音說道：“你是寡人，你是孤家寡人！殺了我啊，殺了我，你沒兒子，你什麼都沒有...你就是一個孤魂野鬼。”

“天子不需要朋友。”皇帝冷漠說道：“至於兒子們，如果他們敢造反，朕自然可以再生。”

廣信宮外，忽然傳來急促的叩門聲，聲音極響，似乎外麵的人極為急迫。

“你...終究還是...不舍得殺我。”長公主喘息著，怔怔望著皇帝說道：“你明知道我是在拖時間，為什麼任由我拖著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